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法律

(政治理论·空想社会主义)

伊加利亚

旅行记

(1-3)

[法] 埃蒂耶纳·卡贝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第十七章 农业

我们三个人由上回我进入伊加拉市时通过的那座门出城，坐上公共马车在铁轨上飞驰，不一会就到了我坐船来的那条河的岸边。当我们的船经过狄纳惹丝小姐上次下船的地方时，瓦尔摩显得非常激动；可是，等到船在上次她上船的地方停下来让我们离船的时候，连我自己也觉得和他一样心绪不宁了，因为，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她母女俩，或者更确切地说，第一次听见她说话的声音。瓦尔摩对我说：“你还记得吗？她就是在这里从我们身边上船的：……那时候，美好的未来在向我微笑招手，可是现在……”我听了更加心烦意乱了。

我们穿过了几座景致诱人的农庄。

“天气多好啊！”狄纳罗高声嚷道，“这田野多美啊！”

“是啊！”瓦尔摩回答说，“可是阳光使我厌烦，这一片葱绿我也觉得不象以前那样可爱了，大自然对我再也没有什么诱惑力了！”

“我说，老兄！”狄纳罗又说，“拿出点勇气来！难道你不再是个男子汉，不再是那个聪明的瓦尔摩了吗？”

走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到了一个靠着小山坡的农庄。

“我们碰见她母女俩的那天，她就是到这里来的，”瓦尔摩对我说，“从前我跟她兄妹俩一起走近这农庄的时候，总是那么兴高彩烈的；可是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憋闷……”到这他就说不下去了。

住在这农庄的是狄纳美夫人的父亲米罗尔先生。他和瓦尔摩的爸爸非常要好，事先就接到狄纳罗的信，知道我们要来。这老先生和他一家亲切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但是都带着忧郁的神情，瓦尔摩感动得快掉下泪来了。

“我和她一块来过好多回了，”瓦尔摩暗地里一再跟我说，“看见这地方，我是非常快乐，但是也……非常难过。”

我发现米罗尔先生家里的人真多，足有四十多口：夫妇俩，五个儿子加上儿媳妇，十四个孙子，十个孙女，其中有三个孙女已经结婚，还有十来个个外曾孙，其中三、四个已经上学，五、六个年纪还比较小。

有一个快十九岁的孙子很快就要从学校里毕业了。

晚饭开始的时候，气氛颇为沉重，谁也没说话。后来那老祖父考了考他一个孙子的功课，问他哪些动物对农作物有害。那孩子不假思索就把各种专门咬断根子，破坏种子叶子，吃掉果芽、花朵和熟果的鸟兽昆虫以及盆兽身上的寄生虫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又讲了其中几种主要害虫的发生史，它们怎样繁殖，习性如何，以及用什么办法可以消灭它们。

这孩子的一个哥哥又给我们讲了一些益兽的家族史，详细他说明怎样驯养喂饲，它们会发生些什么病症，以及这些益兽各有什么长处等等。

一个小姑娘讲蚕的生长史，它能产些什么好东西。而这小姑娘的母亲呢？因为大家在称赞一个里面装满蜂蜜的玻璃蜂箱，也就顺便讲起了蜂蜜和蜜蜂来了。

这四位主讲人在说的时候，听的人都经常插话，作一些有趣的补充。

尽管我对伊加利亚已经相当了解，对各种事情不再觉得怎么奇怪了，但他们叙述的流畅自如，发音的优美动听，以及知识之渊博丰富，毕竟还是使我十分惊讶。

“你看到这些男女庄员觉得很惊奇吧！”狄纳罗对我说，“不忙，瓦尔

摩今天晚上会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是怎样教育农民的，到时您就会比较了解在这里看到的各种使您喜欢的新鲜事了。”其实这是我和狄纳罗早就约好的，为的是尽量让瓦尔摩多说话，免得他老想不开。

晚饭后，米罗尔先生主动领我们去看他的住宅。我发现里面的格局和家具设备完全和城里的住房相似，不过更要宽敞点，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就是房屋的四面都有窗户，哪一套住房的光线都很充足。

有几套房间是专供招待亲友住的。因为三顿饭都需要自己做，所以厨房比城里的稍为考究一点，设备也更加齐全。农村妇女因为从小就学做饭，所以烹调技术比城市妇女要高明。客厅和伊加拉市里住房的客厅一样华丽，但是面积更大，以便邻近的农庄全家来访时容得下主客两家人。

我注意到墙壁上到处都挂着印刷好的须知和美丽的图片，介绍农业生产上日常最实用的一些知识。

“您看，”米罗尔对我说，“我们这些乡下人，我说‘我们’就是不单代表我这一家，因为农村所有的人住的屋子都一样好；我们对于城里的兄弟们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到他们家里去，我们并不感到眼花缭乱，也没觉得寒酸侷促；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呢，也没什么好嫌恶的，决不会感到缺这缺那。固然，我们不能常常看见他们那里那些壮丽宏伟的大建筑物，不过，他们也不能经常享受到我们这里大自然秀丽的景色；而且，我们要到城里去就和他们到乡下来一样方便。我们跟他们一样，公路上有川流不息的大小公共马车供我们乘坐，还可以先骑马或者坐两轮轻便马车到附近的长途马车站，或者直达城门口。到了那里，我们可以把马车停放在国家的马厩和车层里，然后转乘城里的公共马车。您大概已经看到，我们的道路都非常平坦，马匹都跑得非常快，而且我们的农庄离公社镇都很近，一般只用两小时就能跑个来回；所以，我们要出席个公民大会，上个学，听个讲演，甚至看个戏，都很方便。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的车辆从城里定期给我们送来这里缺少的一些食品、服装和家具设备。”

说着说着，我们已经走出了屋子。主人又指给我们看，房屋的四面，外表都不相同，就好比把四幢建筑风格不同的房屋联接成一幢似的。

他还补充说：“房屋外表的装饰，公社里没有一个农庄是相同的，但都十分漂亮。

“再看看这农庄房屋的墙壁，全都贴有油漆格板，虽然很简朴，却十分雅致，房屋周围尽是绿树鲜花。

“这些建筑好看吧！马上您就会看到牛奶棚、家禽场，还有别的。不过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菜园和果园吧！

“这个菜园主要是我疼爱的爱丽莎和我侄儿艾罗伊斯负责管理的。我那爱丽莎是位烹调能手，您大概也已经注意到了。别忙，她还会让您尝尝她更拿手的菜呢！我侄儿艾罗伊斯却是位种菜能手。请看看这各式各样鲜嫩的蔬菜！这四十年来，由于栽植技术飞快地发展，几乎哪样蔬菜的产量都增加了一两倍，质量也大大提高。您看看这些暖房和苗床。人类的创造真是可与大自然的赋予相媲美，无异锦上添花呵！

“现在您可以进入我那文静的爱拉耶和她的小弟弟阿尔瓦莱的‘小王国’了！您欣赏欣赏这各式各样的玫瑰、石竹和其他种类繁多的鲜花吧！它们先在这里供我们观赏，让蜜蜂采粉酿蜜，然后，被送到国家香料厂作原料。

这里仿佛就象我们的阿拉耶公主殿下下的宫廷花园，她的一些最富庶的臣民全被召集到这里来，盛装华盖，争妍斗丽；因为，装饰着共和国广阔大地的各种芳香四溢的花卉，这里可说是应有尽有。

“可别再往前走了！这是养蜂场。那些在她们那用玻璃和稻草修盖的车间里劳动的‘女工’，动作都非常灵巧，可也非常凶狠可怕，说不好就会让您尝尝她们那锐利的针刺，她们对您这位好奇的不速之客和满不在乎的英国绅士可不象对精心照料她们的可爱的加米尔那样客气啊！”

“从这里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果树风障，再往远处是杨梅树和其他果木。这是弗拉西和他表弟柯马尔的‘王国’，因为他们俩都是这里的君王，或者说是这里的公主和王子，君临他们的臣民。不过，我这么打比方，您可别以为我们是在眷恋专制政体和君主制度呵！”

瓦尔摩一不小心差点儿掉到一条水沟里。米罗尔赶忙说，“怎么啦？您不认得我们这里的水沟和花园了吗？……对了，爵士，我们的灌溉水源可不好解决啦！可是三十年前我们掌握了穿凿地层的秘密，开始挖水井，从地下的水泉、河流和湖泊引出水来，从此就到处都可以取到我们食用、浇花、饮牲口和饶地所需要的水。我们的灌溉工具用起来方便极了；不费多大力气，连衣服也用不着沾湿，就能高兴地看到我们的花卉和蔬菜颜色鲜艳，生机勃勃。如果您喜欢钓鱼的话，一定能发现我们的水沟、河流、运河和蓄水库里满是我们精心饲养的各种鱼类。

“这里呢？是果园，是我和我那忠实的老皇后的‘帝国’。可是我们并不专制，人家也不大服从我们的命令，偷我们果子吃的正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呵！”

“多好的果树啊！”我高声说，“这些樱桃树多美啊！”

“要是您能看到这里秋天果子熟的时候的情景，不晓得您还要说些什么哩！”狄纳罗接过去说。

“是啊！是啊！”那老人又接下去说，“对这些果树，我们可是操心了又操心，钻研了又钻研呵！跟种菜和种花一样地下功夫。我们有自己的苗圃，培植和挑选最壮实的树苗；我们嫁接出最优良的品种；我们拔掉那些长势不好或者肯定将来会有毛病的小果树；我们又锄草又浇水，手里总是拿着家伙修修剪剪，把废枝杂树通通给砍掉；我们间掉那些长得大密的树；我们保护专门栽培起来的树木，消灭一切对它们有害的东西。从它们开始生长一直到衰老，我们象对孩子似地百般加以爱护，因此，如您所见，它们都长得茁壮茂盛，一点不辜负我们的心血，这完全理所当然。

“还有，您根本看不到一棵废树或者没有用场的篱笆。我们的地里，只要是能够种果树的地方，您都能看到结满果实的果树。在农村里果树可是不计其数啊！”

“哦，天快黑了。今天晚上的天气一定坏不了，我们上房顶的大露台上找孩子们去吧，到那里一面休息，一面欣赏太阳落山的景致！”

于是，我们就到了屋顶，只见他们全家都聚集在这里的花丛里；平台当中张着一顶可似折叠的帐篷，底下放着张大桌子。落日余晖映照着周围的田野和邻近的村庄，斜阳把树梢和小山坡顶染成一片金色，山麓却已消失在黑暗之中；天空中晚霞色彩缤纷；各种牲畜在归圈途中竞相嘶叫，仿佛是在欢呼一天辛劳的结束；百鸟齐唱，就象在欢庆棲息安眠的时刻到来；清凉的空气遂来芬芳的香味。夕阳庄严地降落到地平线上，宛如在昭示我们，明天将

是一个晴朗好天；一切都使人心旷神怡，满怀喜悦。

“您看，爵士，”米罗尔先生对我说，“我们乡下不是也有自己可供欣赏的东西吗？您说它比城里的歌剧哪一点不如呢？要是您在这里看到一场夏天的雷雨，那才美呢！远处无数闪电突然间把这辽阔的天际染成一片通红，把最黑暗的角落也照得通明雪亮，我们在昏眩中眼前就象看到一幅宇宙万物随着造物主的一声呼吼从浑沌中霎时涌现出来的奇妙情景；在万籁俱寂中您听到闪电的噼啪声和反复迴响的隆隆雷声；可是，不一会儿，您又看到万点星光闪烁在天边无际的苍穹，接着就是比它们更为明朗的月亮，它仿佛想拼命压倒一切星晨，好和自己的兄长太阳一争高下，称雄天际。”

“我曾经亲眼见过她在这儿欣赏这一切美景，”瓦尔摩贴着我耳朵说，“所以我非常欣赏，因为那时候我满怀着希望和幸福感，可是现在呢……”

“喂，瓦尔摩！”米罗尔先生说，“既然爵士奇怪伊加利亚的农民为什么这样能干，就请你给他介绍一下我们是怎样通过受教育而理所当然地变得这样聪明的；说实在的，除非我们真是象驴子一样愚蠢和冥顽不化才会一窍不通，一无所知呵！来！我们围到桌子边坐下，大家都很想听听你讲农民的教育问题。开始吧！”

瓦尔摩起初还直推辞，老人家就用长辈的口气说：“在这里我就是你的父亲，我才给你下命令。我们可等得不耐烦了。讲！讲呀！开始吧，瓦尔摩！”

“你要知道，我亲爱的朋友！”瓦尔摩终于朝着我开始说了，“伊加利亚所有的孩子，男的在十八岁以前，女的在十七岁以前，都要受基础教育，或者叫普通教育。

“在我们国家里，农活被认为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技能，共和国要求所有的公民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当农业劳动者，因此，人人都要培养到能够从事农业劳动。

“从事任何职业的公民都必须懂得农业上的一些必要的知识，因此，儿童们一律要学习农业基本常识这门课程。

“因为我们在教育上总是尽可能使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所以我们经常把小孩子们领到地里去，给他们讲解农业生产知识，让他们亲眼看看农民劳动的情况，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既富于趣味、有益健康，又十分有教育意义的远足活动。

“十四岁以上、身体比较强壮的孩子，我们就干脆让他们象工人一样，到地里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象清除地里的石块呀，帮助收获庄稼呀。这一干活，他们就更有兴趣了。

“农民的孩子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如果城里有家庭愿意收养他，就可以选择另外一种职业，就象城里的孩子如果有农户愿意收养的话，也可以当农民；不过，农民的孩子一般都愿意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当农民。

“选择务农的青年人，要受一年理论的和实际的专门教育，然后就回他们父亲的农庄去继续完成学业，使自己成为尽可能优秀的农民。

“农民也要懂得各种金属、岩石，尤其是土壤，要了解他们的成分和各自的特点，也要知道各种植物的生长情况和它们的特性、各种工具和它们的用途，还要懂得一切有关季节、风向和晴雨等气象知识，以及预防天灾、保护农作物的各种方法。

“农民不仅要了解一切有关收获的知识，还要懂得酿酒、制造果汁等等技术。

“每个农民都不能不懂得哪些动物是有害的。哪些又是有益的，哪些是家禽，哪些是野兽，以及一切有关畜产品的知识。

“农民的女儿同样要学习，以便懂得一切有关农业的知识，特别是乳品制造、家禽饲养、蔬菜种植、园艺和果木栽培等方面的知识。

“还要请你注意到：由于各省各公社的土质并不相同，因此种植的作物也下一样。比方说，一个地方的土壤只适宜种植葡萄，而另一个地方则只适宜种谷物。所以，各省、各公社的学校，在教育青年农民时，重点都放在当地的土壤和农作物上。

“还需要说的是：每个农庄都有它自己的土地资料，所记载的除了土地面积只外还包括它的地界内每一块土地的特点。每一个农民学习时注意力都特别集中在后一个内容。

“现在你已经了解我们的男女农民受教育的情况，大概不致于再奇怪他们为什么知识那样丰富和技术那样熟练了吧！”

“我看至少有一点你是不应该再感到惊奇了，这就是为什么农民能够懂得那么些东西。因为，你只要仔细揣摩一下便会发现，孩子们从一生下来就有人专门关心他们的教育，他们在十七、八岁以前就已经学会了许多东西。

“再说，我们的农民和我们所有的工人和公民一样，不但是在学校里受教育，而且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增长知识。这些青年男女离开了学校回到农庄以后，他们的父母、叔婶、哥姊们就是他们的教师，而且还是最有经验、最循循善诱的教师。

“在农庄里，他们还可以领到由共和国印刷得很精致的各种书籍，包括他们原先学习过的各种教本和论著、一部庞大的《农业百科圣书》、大批《蔬菜培育指南》和《园艺指南》之类的书籍，最后，还有《农业报》，他们每天可以从了解到国内有什么新的发明创造，有什么先进的经验。

“你设想一下，这样大量的知识丰富、善于钻研问题的农民，将进行多少试验，发明多少东西，创造出多少先进经验来呵！”

“如果把我们的今天的农民和过去那些象畜牲一样粗野无知的农民比较一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说我们的千百万农民都是极有才能的人，而不再是愚蠢的动物，明白我们的农业为什么在五十年里、特别是最近三十年里年年任发展，而且前进的步伐比过去一切世纪都要大！”

“由于我们在农业各部门、各方面的发展极其迅速，所以，连我们伊加利亚人自己有时也需要认真思索一下它的原因才不致于感到惊讶不解。

“要是你知道我们乡下人也在他们的屋顶露台上，也就是他们的观象台上进行各种天文观测，那你一定更要大吃一惊了！比方说，就在这个露台上……”

“太好了，你讲得太好！我亲爱的瓦尔摩！”米罗尔先生打断了瓦尔摩的话头说，“我们听你讲得连晚饭和睡觉都快忘记了！你大概也疲乏了吧。明天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呢！不过，你得答应给我们继续讲下去。”

至于我，实在听得非常高兴，因为，除了这话题非常有趣和瓦尔摩讲得确实动听以外，他的声音生来就有点象狄纳惹丝，具有那么一股魅力，现在，由于他心里的悲伤，就变得更加动人心腑了！

我们没时间观测天象，研究星辰日月了，因为，一个年青姑娘这时跑来通知我们说要开饭了。

吃了一顿精美可口的晚饭以后，瓦尔摩领我到一间卧室去俩人一块住。

可是我始终无法入睡，因为这位不幸者抑制不住感情，老是对我述说他的痛苦，一个劲他说他那位心目中的天使怎样百美俱全，怎样千载难逢。

第十八章 农业（续）

我们一早就起来了。我把瓦尔摩拉到农庄的大楼去，狄纳罗很快也来和我们会合了。

我们顺次参观了槽头兴旺的各种牲口的饲养房、肥料库、大车房、农具机械库、农具修理厂、原粮仓库、粮食加工厂、外运产品储存库等，最后参观了家禽饲养场、鸡舍和牛奶场。

农庄也和共和国的所有工厂一样，都是按照典型设计来修建的。要是我不了解这种情况，那我对农庄一定比对住宅更要赞赏，因为，通常这些地方总是肮脏破旧，杂乱无章，令人看了就恶心。可是这儿却到处都清洁整齐，宽敞便利，漂漂亮亮的。

负责给我们做解释的瓦尔摩让我好好欣赏一下那些大大小小的犁车和许多新发明的机器，这些东西便利了工作，缩短了劳动时间，提高了农活质量，特别是因为用兽力和机具代替人的手臂和肩膀，农民的劳动强度大大地减轻了，结果，农民在生产过程中起的作用几乎就等于一位能干的领导人或者富有经验的指挥官。从劳动效率上看，现在一个人相当于过去十个到十五个人，而且质量远远超过以前。

他还说：“骡、驴，甚至狗都成了活的机器，专门用来代替人力，驮运东西。

“农民的工作服冬天能保暖，夏天则凉快，都是不透水的，而且，象各类工人的工作服一样，非常整洁大方，看了使人喜爱；年轻的农家妇女穿的工作服更不用说了，就跟她们本人一样，在田野里的绿叶、鲜花和果子衬托下，显得特别鲜艳夺目。”

我们在牛奶场遇到狄纳罗的两位表姐妹，她们皮肤洁白，和牛奶不相上下，红润的脸颊酷似白百合丛中怒放的红玫瑰。

牛奶场里，摆满了装着牛奶、奶油、黄油和干酪等各色各样奶制品的桶罐，可是却又整齐又清洁。

那个家禽饲养场又多么气象万千、富有生气啊！当中的一片水池使空气显得格外清爽，池面栖满水鸟，周围是各种禽舍，鸡鸭成群。那些公鸡多么雄健呵！就象深宫里的苏丹一样地骄傲自豪。百鸟众禽一见自己亲切美丽的女主人公，就纷纷围拢过来，争相啄食。

“瞧，这就是狄纳惹丝最喜欢的母鸡，”瓦尔摩指着一只洁白肥大的母鸡对我说，“唉！要是你能看见她站在鸡群当中，满面春风地给它们喂谷子那情景才动人呢！有的鸡比较大胆，干脆就从她手里夺食！有一天我从这绿叶丛中兴趣盎然地看着她喂鸡，她笑容可掬，好象因为能给她的臣民带来幸福所以心里特别高兴似的。可惜，我再也不能在这里看到她了！……”

早饭后，米罗尔先生要亲自领我去看农庄的庄稼地。

他先领我到一间大厅里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精美的农庄地图给我看：农庄建筑物的右边是花园，左边是庄稼地，前面是一块有条小河穿过的草地，草地的尽头有一片长得高大葱笼的树林子。

他对我说：“我们昨天看了菜园，今天早晨您又参观了各种建筑物；现在，我们先经过草地到苗圃和小树林去，从那里再绕地里回来。

“我们没有那种只供装饰、不作别用的草坪，但是您看见过比这块长满鲜花的草地更美丽的地毯吗？绿油油的草丛中点缀着红白蓝各色的花朵，不

是把四周围种着的黄澄澄的油菜花托得更加鲜艳吗？瞧，那边活动围栏里的牲畜多么逍遥自在啊！有了这种围栏，我们就可以不用老看着它们了。

“不过，这片草地尽管很大，还不够用呐！在收获前、特别是收获以后，我们都要增加许多人工培植的草地，利用青草和别的根茎和蔬菜来喂养牲口。由于轮种套作的技术有很大发展，所以我们已经能够每年从每块地里陆续收获好几种作物，从来不让土地闲着。

“瞧！这小河和它的两岸多幽美呵！我们有时就在河上划船游乐。请您特别注意一下，我那帮孩子把这两岸收拾得多平整呵！什么危险也不会发生。河的上游有一段陡峭的石岸，他们就在那里筑了一道小小的栅栏，防止行人掉到河里。虽然我们国家的小孩不论男女都会游泳，但是共和国还是让大家修整河岸，疏浚河流、运河和各种水道，以免发生事故。”

经过一条美丽的桥过了河，走完了草地以后，就到了苗圃，接着是树林，更确切地说是个小树林子。我觉得这地里的树木都很高大，奇怪的是连树木也修整得象果树一样整齐。

“您看这树有多少年啦？”狄纳罗问我。

“大概有七、八十年了吧！”我回答说。

“不！才三十五年呐！”他说。

“看来，”米罗尔先生接着说，“应该让您晓得，共和国对树林采取了一种完全新的方针：凡是树木生长的地方不合适，采伐运输比较困难，或者是可以种植更有利的作物的话，就一律把它砍掉。至于其余的树林，共和国则组织采伐，只留下一些位于耕地、农庄或工厂附近的小树林，去掉其中矮小的杂树，留下大树；另外又在没有小树的农庄里栽植一些新的小树林。我先选定地点，整了整地，然后从苗圃里选择那些我认为用途最大、培植起来又方便的品种，把它们移植到这里；接着我就象过去伺候葡萄、酒花、白杨和其他珍贵的树木那样，细心地培育、修剪和照管。结果您看，它们长得多么高大！”

“因此，我们不象以前那样有大树林、矮树堆和荆棘丛，而是每个农庄都有小树林。果园里集中着大批果树，田间也分散有果树，河流、运河和道路两旁也大部分都种有别的树木。

“这样，我们至少是燃料有了着落，而且农庄本身对木材的需要也可以满足了；特别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腾出更多的地来种植果树和工业上需要的各种优质树材。

“此外，还有一个意义也不小的好处，就是几乎完全消灭了全国各地所有可能伤害人身或为害农业的动物。

“另外，我们还找到了一种在只有岩有的秃山上栽种灌木、乔木的办法，就是往山上运土或者就地挖土，开出树坑来栽种，从而可以说把荒山秃岭不毛之地也给征服了。

“我们现在到了地里啦，您看，到处有我的孩子们和邻居在干活，我们是一年到头里里外外总有点事情需要做，所以我们并不象城里人那样一天只工作六、七小时，但是，我们的活计除了有时赶农时外，一般都可似随我们自己安排，所以干起来也挺轻松，就是整天干活，也不觉得怎样。

“行啦！我讲得有点疲倦了。瓦尔摩，你给你朋友讲讲我们土地的情况吧！”

“你先要看到，我们种地是连一寸土地也不浪费的，”瓦尔摩对我说，

“你看，不但一点荆棘野草、一棵无用的植物也没有，而且连道废旧的篱笆、栅栏、围墙也不见，有的只是必不可少的水渠垅沟和大路小道地边的那一串醋栗和覆盆子，以前是一道碍眼的断垣残壁，两边得各占去十尺土地！”

“你要是能计算出那些围墙、栅栏、篱笆和用砖石砌的防护沟的代价，你也就晓得，取消掉这些东西能节省下多少人工和材料了！”

“那边路旁你看见的那片斜坡现在种上一种高级蔬菜，绿叶鲜花把它装点得十分美丽，可是，以前却尽是杂树、荆棘和爬虫洞穴。”

“象你看到的，我们的大路小道、水渠垅沟全是成直线的，每一块地都尽可能划成长方形，既便利耕作，又节约土地；在我们国家里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你知道，我们各个农庄的土地都是由共和国的农业工程师们按照需要自由地加以划定的。”

“再看看，这地整得多平呵！即使斜坡也是平坦整齐的。你看不到鼓包，也看不到坑坑洼洼，甚至连块石头也见不着！”

“你看见过比这更精细的耕作，更饱满壮实的庄稼穗，更茂密的麻田，更茁壮的油菜吗？”

“再看看这些道路多平展，这些坑沟挖得多直，收拾得多干净，这些铺着沙石的小道多美丽啊！你不是到处都可以满意地看到农民出色的劳动成果吗？我们的农民是什么都要研究，什么都力求完善，什么都要做到美观合理。这整个农庄不就象一个完整的美丽花园吗？其中的一些幽美小道不都是别有风趣的散步地点吗？”

狄纳罗说，“每个农庄都是一座大公园，田野本身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散步坪，你说对吗？”

“你说得很对！”瓦尔摩接着说，“我们不再有做地界用的围墙，也不用打什么土地官司，因为我们再也没有私有财产了。农民都可以随意在邻近的农庄里散步，城里人也可以任意到乡下的任何地方散步。”

“你也不用担心谁会动手拿你什么东西或者走路时踩坏什么庄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童年起就受到爱护一切东西的教育，而且，虽然城里人什么也下缺，可是他们来到农庄的时候，农民谁都喜欢送给他们一些花木、水果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对他说，“也不见得所有的农庄都是这样美丽吧！比如说，山区怎么样？”

“山区的农庄，”他回答说，“就更漂亮得多啦！无数人画的景色，喷泉涌出来的和瀑布泻下来的清澈山水，把它们装点得更加美丽！固然，有的山岭地带确实不大肥沃，当然也就不太令人喜爱。但是，正是在这些地方，共和国下的功夫最大，最关心改造这里的条件，以纠正大自然对它们的不公平待遇。我需要提醒一下的是：山区里也同样有完善的公社镇，那里也有数目和面积大小与平原地区相等的农庄！也有必要给你强调一下：山区农庄的住宅以及作各种用途的房屋，和平原地区十分相似。用不着说，这些农庄一样有它们的菜园，种植它们特有的蔬菜、花草和水果。当然，山地的作物和产品不论在品种上、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和平原有些差别；但是山区农民同样地精耕细作，改进生产技术，使生产提高到当地条件所能提供的限度，甚至超越这个限度！每个农庄都有为当地人或者外来参观者所喜爱的一些特色，都对共和国作出自己的贡献。不瞒你说，我最喜欢的正是那些本来十分荒凉贫瘠、但今天却由于人类的才智而发生了奇迹般变化的地方。”

“不过，”我说，“总会出现有的农庄人手过多、有的农庄劳力不够的情形吧！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们怎么办呢？”

“首先，你应该理解，本来就聪明，又经过教育，因而既勤劳又能干的人民，总是会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总是想方设法改进现状，使一切都好上加好，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绝不会无事可干的。如果一个农民真的没有工作可做，也可以就在他父亲的农庄做点别的手艺，或者帮助邻近的农民干活；而那些因为人手缺乏而经常或者偶尔需要人家帮忙的农民，也总是能够从邻近农庄里找到一些人来帮忙，或者城里有一些亲友、学生或者其他年青人自愿到农村里来和他们一块生活和工作。”

米罗尔先生突然对瓦尔摩喊道，“拐左边走，瓦尔摩！我们从果树墙边回去吧！我想让爵士看看那些果树墙。”

他让我看的是一些非常奇怪的果树墙，其实并不是墙，而是些活动隔板，它能往果树反射阳光，使果子成熟得快；如果怕阳光太强烈，以致的伤果树，又可以把它挪开。

我们在一些可爱的葡萄架、水果棚下休息了一会儿。这些长满绿叶鲜花象拱门似的棚架里，空气一片芳香。接着，我们又一边和那些来抱吻她们祖父的年青姑娘一起采摘晚饭用的果子，一边走回家去。

“我最后一次看见狄纳蕙丝在这儿采摘杨梅的时候，她戴着一顶宽边的草帽，样子真是漂亮！”可怜的瓦尔摩紧拉着我的胳膊低声对我说，“唉！我的朋友啊，希望你永远不会象我这样不幸就好了！……”

晚饭的时候，米罗尔先生跟女儿和孙女们谈起收获庄稼、狩猎和打鱼来了，看来她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她们中有一个说起怎样割草，怎样收庄稼，摘葡萄，砍蔬菜，还有怎样摘花采果子等等。

她说，农民都先自己选定收获某一种作物的合适时候，而且总是安排得每一种作物的收割在一天内就完成，以免赶上雨天。当她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可以请邻近的农民来，反过来将来他们也帮别人收割；要不也可以要青年学生或者城里的朋友来帮忙。由于收获总是象节日一样欢乐，所以一般都有求必应。因此每个农庄都总是准备有四、五十套供客人下地时使用的鞋帽和其他必要的工具。

她还绘形绘色地描述了那些男男女女的临时农民从城里坐公共马车或长途马车，用骡子驮着粮食到达这里的情形。

然后她又叙说了到这里的男女青年的高兴样子。他们一面笑着一面换装，劳动时又是叫嚷又是唱歌，吃乡下饭菜时更是一片喜笑欢腾。开始劳动的时候他们总要半正式半开玩笑地举行有趣的仪式，劳动完又跳舞和做游戏，往往一直继续到午夜；不过，总是有家长在场，而做父母的也和孩子们一样高兴。她讲得很有风趣，不时使我们大家笑了起来。这些故事显然勾起可怜的瓦尔摩对过去幸福的回忆，或者不如说是痛苦的回忆，因为，我好几次看见他双眼闪着泪花。

另一位年轻姑娘给我们讲了打猎的情形，说的并不是捉野兽，因为这些动物已经再无藏身之处，早就被统统消灭了；她说的打猎主要是指设置各种罗网陷阱来捕捉害鸟，特别是要扑灭害虫。这姑娘和刚才她姊妹一样，讲得娓娓动听，特别是当她说起全国打鸟的事，更使我们大笑不已。她说：因为有一种鸟能把收下来的小麦吃掉四分之一，所以，他们就在共和国全境进行

围剿，一天里就把它消灭干净。她又讲了另外一个捕捉害虫的故事，使我们笑得更厉害了。这种害虫总是成千成万地定期发生，所以，共和国所有的农庄就在同一天里围剿它，那天，几乎所有的城里人都象前来收割最珍贵的产品一样跑到乡下来帮忙。

另外，一个男孩给我们讲了几个农庄共同修路的情形，叙述了来自各农庄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怎样联合成一支队伍，统一由一个人指挥，象军队由一位将军率领似的；一条路只用两三天时间就突击完成。

晚餐后，我们搓狄纳罗上船去，他不能再和我们一起呆下去了。我很舍不得和他分手，因为，和他谈话的次数虽然不多，我已经发现他不但如我早先所知那样，学识非常渊博，而且为人非常善良可亲，他对瓦尔摩感情之深厚，使我更加觉得他们两人是我难得的朋友；同时，我这样关切地对待他的朋友瓦尔摩，他也如同自己就是瓦尔摩的手足似的，对我十分感激，并且要我答应回去之后经常去看望他。

可怜的瓦尔摩和他拥抱告别时几乎昏倒过去。

“你一定会觉得我非常懦弱，”他事后对我说，“可是，我会不失为一名大丈夫的，你瞧着吧！”

我们回城途中经过的五六个农庄，一个比一个富饶，一个比一个美丽，使我看得心旷神怡，赞叹不绝。

“要是把现在我们农村的繁荣和过去的凄凉景象对比一下，你不知又该说什么哩！”瓦尔摩对我说，“对这些进步我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不过，步子毕竟是够大的，成就的确难以估量。不论放眼什么地方，都能看到各种改进，而且都是很值得赞叹的改进。由于大力开垦荒地，原先荒弃或者浪费掉的土地都种上了庄稼，所以耕地面积几乎增加了一倍；而这些耕地又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土壤的改良和肥料的增加，再加上在同一块地里一年内连作几季，单产也几乎翻了一翻。我们的每一种作物，都不仅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得很多，而且质量也空前提高了。我们甚至有了许多优良的新品种，比方，你在果园看见的那种大得出奇的甜瓜，比我们以前的任何品种都香甜得多。可是，你可不晓得，三十年前这种瓜我们一个也不出，最初是由一个邻国输进来的，个儿不大，味道也不怎么样；然而，现在我们产的瓜却是又大又香甜，而且产量非常高，所有的伊加利亚人都有机会尝到。

“我跟你说的关于水果方面的情况，也适用于牲畜、畜产品以及各种蔬菜和菜制品。共和国不惜工本地设法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最优良的动植物品种。所以我们的马、牛、羊和毛皮，就如我们的粮食、蔬菜、水果、花草一样，变化之大简直难以辨认。这么说吧，考虑到这种种改进，你来猜猜看，根据国家的统计数字这五十年农业生产的总产量增加了多少倍呢？”

“我？叫我怎么猜呢？五倍，对吗？”

“不！是十二倍！你这点完全可以自己找地方证实一下。知道这一情况，你也就不会再奇怪为什么伊加利亚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已经到达五千万人了，但是，就象你所看到的那样，却人人都有吃有穿，住的用的哪样也不缺。”

“是啊，我这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

他正想接着说下去，我们就瞧见米罗尔先生了，他曾经说过要带他的一些孩子来迎我们。

他原来打算要领我们去看一处美丽的水泉，但是因为我们太疲乏了，所以早早就回去了。

我还在回想着在这里耳闻目睹的一切时，瓦尔摩已经睡着了，可是很不安宁，嘴里断断续续地喃喃细语，说些不清不楚的梦话，我好不容易才听出这么几个字：善良的……美丽的……天使一般的……遗恨终身……。

第十九章 农业（续）商业

早饭前，瓦尔摩在给他妹妹写信；米罗尔先生领着我看他书房里墙壁上挂着的一些图表和地图。

其中有一张是印制的这个公社的大地图，公社镇差不多就在公社的中心，四周是很多村庄，另外还标出了所有的农庄、公路、大道、河流和山脉。

米罗尔先生给我指出哪些农庄只种葡萄，哪些农庄只种小麦，哪几块地段正在采矿，哪些地方又是大制造厂。他给我谈起，离这农庄一里路远有家非常奇特的制造厂，情况说得很简单，不过，他建议我早饭后到那里去参观一下。

有一张图表开列了这个农庄的财产，农庄有些什么设备全都标明了，也可以说是农庄的财产目录吧。

第三张是农庄的统计表，是一位国家抄写员绘制的，我特别欣赏那笔字。表上列出农庄上一年度的各种产品数，留下多少给农民们自己消费，交送国家仓库的又是多少。产品的车盛实在使我惊奇，也使我更加了解这里的农业为什么能够给共和国提供完全足够的东西，使所有公民都吃好穿好，有好房子住，有好家具用。

还有一张是共和国要求农庄在本年度提供的产品清单。米罗尔先生指着表告诉我：有一种产品要求的数量减少了，另外一种则增加了，此外还要求他试种一种新的作物。

然后，他又给我介绍了产品是怎样运送到国家仓库去的：有的是用农庄的马车运送，有的是由国家马车运送；至于需要每天送到城里的蔬菜、家禽、乳制品和水果，则先由农民用筐子罐子装好，按规定的地方放在公路旁，然后，事先妥善安排好的各类国家车辆按时前来装运到城里。

我去参观的那个制造厂原来是个陶器厂，设在一个土质特殊的地方，离公社镇只有半里地。

这里制造的陶器供应全共和国，这个公社镇的几乎全体居民都在这里工作，每天上下班用火车接送，只要五分钟工夫。好家伙，各式各样的车间那么多，机器那么多！真是一片生气勃勃、繁忙热闹的景象！偌大的仓库不停地在收存制成的陶器；包装特别迅速；大批车辆不断把产品运送到共和国的所有公社去。我们即使在这里呆上整整一天，也看不完和欣赏不尽这里的一切。

在回去的时候我说，“我发现你们并不需要商业。”

“那当然啦！”瓦尔摩回答说，“共和国要求每个公社生产的都是最适合于当地土质和地理环境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共和国负责把这个公社多余的产品运出去分配给其他的公社，这个公社所缺少的产品，也是由国家从生产这类产品的公社运来供应。

“这是产品交换，更正确地说是分派和分配产品，谁也不能象共和国做得这样完善。

“现在假定有那么一个精明的富商或者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公司，在从事两个公社之间，或两个省份之间，或者是两国之间的产品交易，买进一个地方过剩的产品，卖给缺少这种产品的另一地方。

“你可以想象到，共和国也能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一定做得好多了，因为，即使所有的商人联合起来，力量也还不如共和国那样雄厚，指挥那样统

一，尤其是不象共和国那样有全体人民出于自愿的合作和支持。

“各种必需的运输工具，如车辆和马匹、蒸气机车和铁道、船只和运河等等，共和国都有的是！”

“司机、车夫、舵手以及各种管理人员，它都有，而且这些人员都是非常忠于职守的，因为他们的丰美舒适的食宿都是由共和国供给的！”

“共和国的车辆常常是不停留地穿越全国，从国境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但是车夫和马匹却不越出公社或省的辖区，而是在公社或省的交界处由另一批人马接替。

“车行速度都非常快，而且从来回头不跑空载。

“我们再来看看东西都是怎样入库的：每个公社都有它自己的公社仓库，先把供本公社消费的产品收存起来；省和国家的仓库则收存多余的那部分产品，准备运到其他公社、省份或者运往国外。

“至于对灾荒的预测和防备，谁又能比共和国计划得更周到呢！谁也不能象共和国那样，对农作物可能受到的各种灾害、每一个省份的需要以及哪些省份应该向别的省份提供什么，完全了如指掌。

“共和国从事对外贸易的雄厚力量更是谁也比不了！共和国不和外国的私人做交易，而是和外国的政府、特别是友好盟邦的政府进行贸易。共和国总是首先研究好哪些产物是应当输出的，哪些又是应当输入的；这都由人民自己或者是他们的代表来决定，然后再由政府与外国政府商谈。

“同时，凡是容易从别的国家买到的东西，只要从事生产这类产品的土地和工厂设备能够用于生产其他更有用处的东西，共和国就尽量避免种植和制造。

“你完全可以想象到，这种做法的结果，节约有多么大，对人民又多么有利！”

到了晚上大家的话题又转到乡居和住在城市哪个更有意思的问题。

我说：“我也说不上城里人和乡下人谁个更幸福，反正我一方面抱着羡慕的心情看到，谁也不如住在城里的人幸福，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没有比住在乡下更幸福的了。要是当年的那位罗马诗人能活到今天，他的诗句就不会是‘务农若知福，福其无尽焉！’（你们的拉丁文都比我懂得多，所以我用拉丁文念这句诗。）而一定是‘务农福无尽，绿知福所在！’”

“您说得对！”米罗尔先生回答说，“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一点也不留恋我以前在城里的爵邸和我领地上的城堡、花园、猎场，还有歌剧院里的那个专用包厢。如果您愿意明天四点钟以前就起床的话，我可以陪您到那棵高大的橡树那边，在那座小山岗上观赏日出，您将看到我们这里清晨的景致完全可以和城里晚上各种演出相媲美！”

第二十章 宗教

日出前一刻钟，米罗尔先生、瓦尔摩和我都已经在山顶上了。

“黎明的景色真是太好看了！”我高声喊道。那颗在夜晚大放光芒给牧人引路的美丽的金星，这时也不得不黯然消失，让位于冉冉欲出的太阳。晨曦实在是令人喜爱！古希腊人奇妙的想象看来是颇有来由的，他们把曙光比作年轻的女神，说她有朱红的脸，玫瑰色的手指，向周围撒播着露水、鲜花和芳香，用她那蘸着朴素华美浓淡不一的红颜料画笔，染遍朵朵浮云，通报着她主人的来临，最后，终于开启了巨大的天门让太阳升起！红日已经临近，虽然还没有露面，但是它强烈的光辉却已经照亮了作物、花鸟和劳动者，给他们送来了温暖，活跃了他们的生机；作物恢复了青翠，在和风吹拂下又重新昂然挺立；花卉再度张开它们芬芳的花瓣，飞鸟争相啼唱，表达它们的感激心情和欢乐情绪；农民们则兴高彩烈地纷纷走向苏醒过来的田野！

太阳终于出现了，护送着它的是火和光，周围的一切全都为之黯然失色，天空大地被照得金光闪耀，谁要冒冒失失地胆敢凝视这光辉灿烂的初升红日，一定落得个目眩眼花！

瞧，它乘着一辆由四匹神速隍壮的骏马拉着的金光四射的马车，在天门神女的护卫下，庄严地驰骋在蔚蓝的太空中，到处散发着热力、光芒和生命！

这是大自然的始祖、恩人和上帝，几乎到处都受到它所创造的万物的景仰和人类的崇拜！……

瓦尔摩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一切象尘世间的幸福一样，都不过是幻想和迷梦罢了！你想象中以为如何神速如何仁慈的太阳，也不过就是固定在一个处所的一盏小灯或者是一具一动不动的小火炉，用来照亮和温暖我们这小小地球和环绕着它旋转的许多其他小星球；它身旁还有着亿兆个太阳和地球，在宇宙万物制造厂里各就其位，各显其能。

“我们应该赞叹的正是这个宇宙，这个在时间上无始无终、永恒不尽，在空间上无边无际、不能以长宽高来计量的万物制造厂。在那里麇集着无数各类不同身躯的工人，围绕着无数井然有序地高悬空中的机器。其中，有的在体积、重量、速度和动力上都是无限的，比地球不知要大多少千万倍，飞起来比炮弹要快不知多少千万倍；有的相反地却是无限地精致微小，比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还要小不知多少千万倍。”

我们觉得瓦尔摩心情非常兴奋，就留心不去打断他的话头，太可惜的是我记不全他所说的话了。

“人们一度曾经以为，这太阳、这小小的灯、这小火炉是一位上帝呢！”

“照那样说来，那不计其数的太阳岂不全都变成上帝了吗？可是，这些上帝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谁来管理他们呢？又是谁给他们创造出他们的帝国和臣民呢？”

“我无法设想地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也无从想象上帝竟然不是造物之主，不是宇宙的始祖。

“因此，我必须相信确有一位独一无二的上帝，亦即造物之主、宇宙始祖、宇宙万物的建筑师。

“但是，反过来说，这位设计和建造这个宇宙的建筑师是什么样子的呢？他又从哪里找来原料和工人的呢？他怎么有能力创造出那些不可思议的机器，制造出那些精美奇妙的东西呢？”

“他创造出这么多的机器和这么多的奇迹，究竟是为的什么、目的何在，而且是为的谁呢？”

“再说，这位造物主，这位建筑师，这位人和神的始祖，自己又是谁给创造出来的呢？他的父亲是谁呢？他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从什么东西里，怎样生下来的呢？”

“究竟怎样来理解所谓万能力、时间的永恒性和空间的无限性呢？反过来，又如何理解空间和时间的限度，何以确定宇宙的起源和末日，可能性的极限又何在呢？”

“这样岂不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上帝吗？物质是不是本身就自然地永恒存在呢？难道那种无限的力量，那种必然有一位具有无限智慧、能预见一切、非常能干的‘工人’才能维持的令人惊叹的秩序以及所有那些矿物、植物和动物的奇妙构造都只是物质的一种特性吗？”

“鸟类身上多样的羽毛、构造奇妙的眼睛、嘴部美丽的形状，以及奇妙人体的各个奇妙部分难道都象食盐和水晶一样是自然化合而成的吗？”

“发现水晶的奇妙所在，当然不如设想上帝的存在那么容易，显然，这不单纯是一个用词的问题。物质的这种特性不就是指的人们赋予上帝的种种属性，如万能力、无限性、永恒性等等吗？这种特性，或者说物质，不正是指的人们原来用上帝、神明、自然和最高存在等等极其含糊、极不明确的概念来表达的那些东西吗？”

“对我来说，上帝就是我所看到的一切结果的最初原因，我之所以赋予它以人的形象，是为了更便于理解和更易于立论，但是，由于感官所限和身体构造尚不完善，我无从发现和认识这上帝的真正形象及其本质是怎样的。”

“我崇敬上帝，在他面前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欠缺，自己的卑下。我知道我一定是象聋子或瞎子一样，缺少某种感官，所以听不到上帝的活语和看不见他的形象。当我那微小的理智顽固地非要穷究这些秘密的时候，我就感到我的思路越来越糊涂，甚而陷入神经错乱的境地，就如我那微弱的视觉固执地一定要逼视阳光，结果却只是使我头晕眼花一样。”

“我是多么赞赏他所创造的奇迹呵！有的时候我简直是到处都发现值得赞赏的东西，甚至在污泥浊水里，也可以看见活跃着千千万万有生命的动植物；但是，有时我又觉得什么也不值得赞赏，或者说什么也不再值得惊奇，而一心只想追求更为神奇的事物。”

“我倒是很想感谢一下他的仁慈。附带说一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他这个通常适用于人的代词，姑且先用着吧！……可是，我又不理解为什么这位万能的上帝偏要惩罚无辜的孩子们，使他们在长出他不可或缺的牙齿时必须经受剧痛，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位上帝偏要使我现在这样地不幸，其实我和谁也无冤无仇，我从来也没做过伤害别人的坏事，我热爱所有的人，只不过对我的父母亲朋感情更为深厚一点罢了。为什么他今天要使我这样痛苦呢？”

说到这里他心情显得非常沉重，我还以为他不能再讲下去呢；可是，他还是接着说。

“我还是愿意相信来生他是会还我公道，会始终赏善罚恶的；因此，我不想指责他，有时候我就不得不耐心地等待，希望总有一天会出现如下的结局，就是：经受苦难的被压迫者将获得另一种幸福作为补偿，压迫者蛮横取得的胜利将转变为屈辱和痛苦，暴君们将受到惩罚，当然，也不必是无止境